

物语星思 罗光成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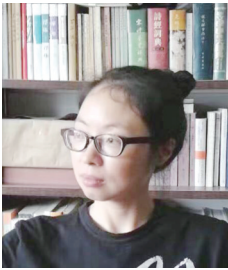
罗光成

罗光成，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理事、南陵县文联主席。作品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百家》《雨花》《人民日报》等。出版专著多部。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周末，在家里翻检书橱——带着难得的放松与闲适。书橱的底部是一摞信件，那都是些往事的堆积。随手检出一封轻轻地展开，初冬的阳光微笑着与我共览。啊，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亲切的面容，多么富有理想、朝气的青春——远逝的——而现在，却如此清晰地耳畔回荡，在眼前闪现。

第一封信具体写于何时，写给何人，写了何事，是记不起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写给“尊敬的编辑叔叔”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化是鲜活无比的。刚进初中的我在热爱文学的兄长熏陶下，偷偷地写过一些所谓“儿歌”的东西，很虔诚地寄给我从没到过的地方那些从不认识的人。那时，省里有《安徽红小兵》，市里有《群众文化》，县里有《工农兵文艺》，这都是我从兄长那里见到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写给熟悉的人的信多了，写给不熟悉的人的信少了。信写得最多是远离故乡读书求学的时候，每一封写给父兄的信，都飘忽着门

烟霞网讯 寇研专栏



寇研

寇研，作家，出版《思奔》《大唐孔雀》《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大胆上官！发现上官婉儿并未按自己指示矫制中宗遗诏，韦后怒不可遏，找党羽韦温、宗楚商议对策。两位宰相的建议简单粗暴：联合其他宰相，联名上疏，请求废除这道遗诏，皇后直接摄政就是了。韦后遂决意采纳此法，将相王李旦踢出遗诏。

但利用几年时间就赶完武则天用了三十多年才完成的工作，韦后到底是有些心虚的。皇后填补这种心虚的方式是：封官。虽身边已有宗楚客、韦温等一票忠实追随者，且皆位列宰相，居百官之首，韦后仍不能完全放心，又火速提拔了一批新人当宰相，如吏部侍郎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等人。一时间朝廷遍布宰相。抬头一个宰相，低头又见一个宰相。被一群宰相团团围着，这一来，韦后安心了。

韦后又一次捋饬禁军。李重俊政变后，韦后已在禁军中安插了韦家子弟，并分任左羽林大将军和右羽林大将军。然，因禁军系统内部分为两支力量，一

红楼槐梦 纪永贵专栏



纪永贵

纪永贵，笔名槐下牵牛郎，文学博士，池州学院教授，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业余爱好旧诗、书法与垂钓。

贾母与刘姥姥是读者非常熟悉的两个人物，给人最深的印象无非是她们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一个是高高在上的贵家主母，一个是地位低下的贫家老奴；一个是颐养天年、儿孙满堂的快乐老祖宗，一个是穷困潦倒、度日艰难的插科打诨者。然而，她们在书中的叙事功能则是无可替代的。

这两个老太太都很有“喜感”，有“读者缘”，其实不过是推进情节发展的“结构性人物”。这样一部大书，正如第六回开头所言：“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蒂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这里引出的正是刘姥姥。要想把贾家众多的人物组合好，把复杂的故事讲出头绪来，需要主线式的人物来统领。贾母因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作者至少三层重要的“创作任务”。叙事意

写信

前的小河、窗后的菜园、屋顶的炊烟。信写得最富于激情的是刚踏进社会那阵与同窗好友的通信，每一个字眼都挥之不去难忘的情谊金色的梦想相互的勉励……哦，那如梦的岁月如烟的往事如火的青春啊，你就这样被这种称之为“信”的东西真实地存封着，存封着，让我们随时开启往事，供我们随时追忆吗？

从一封封信上收回目光，心中充实，又道不出的怅惘。我的亲人和朋友，我们曾经以“信”这种方式如此真实地思考过、生活过、成熟过、稚嫩过、交融过——我们的记忆有时要腾出空间更新信息而抹去以往的一些，只有我们手中的“信”，是明明白白，永远的明明白白啊！可是，我们现在已不愿动笔，懒得写信——这已有多久，多久！是因为电话的普及？是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发达？果真如此，“信”是不是已完成其历史的使命，将彻底消逝在历史的来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还知道“信”吗？还用得着“信”吗？还会写信吗？

韦后的野心

曰飞骑，一曰万骑，每支队伍又各分左右，统共便是四支队伍。韦家子弟只统率其中两支。韦后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又命自己娘家外甥和安乐公主丈夫武延秀，分别统率剩余两支队伍。

这样一来，政府要害部门，韦后全权控制，皇城禁军，悉数收归麾下，再看城外，五万府兵一早就在城内集结，整装待命。整个长安，从皇宫到街坊，被韦后箍得像个铁桶。

干完这些准备工作，韦后觉得似乎还少了一些什么。不是把相王李旦踢出遗诏了？总得给点补偿，安慰一下。怎么安慰呢？继续封官。

韦后将李旦升为太尉，官居一品。升官以后再封爵，但中宗生前已封李旦为安国相王，已到顶点了。怎么办？那就给他的儿子封王。李隆基8岁时已被武则天封为临淄王，现在就再送一个王。韦后封李旦长子李成器为宋王。

一家子出了三个王，韦后觉得自己的安抚工作确实到位了，李旦一家应该感激皇恩浩荡才对。韦后到底是韦后，

其实，与现代通讯相比，信是多么地温文尔雅——你要用文如其人的文字，一笔一划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你喜欢的规格、颜色的纸上；你要把写好的话从头至尾细细地浏览一遍甚至增删点什么；你要把写好的信按邮寄的对象叠成相应的方片、纸鸽或小船，装进同样按邮寄对象选定的黄色、白色或带花边儿的信封里；你要贴上你喜欢的邮票再反复检点一下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小心地塞进邮筒……然后是想象着看不见的那方收到信时你预料中的情态，并焦虑或平和地等待那边传来同样的思想或真诚。然而，温文尔雅是注定不属于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中的人需要的已不是氛围、情致、雅趣，而是快捷与便利。至于电话那头放下话筒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互联网上那刻版的印刷体千篇一律是否有多少真情投入，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人是不大会多在乎的。尽管，这种这称之为“信”的文化载体，曾经辉煌过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

只看到相王李旦，看不到相王背后的整个李唐宗族。而且，她居然忽略了太平公主，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只能说，一个笨蛋，纵然一时间手握重权，也是一个手握重权的笨蛋。

不管怎样吧，在韦后理解的意义，一切准备就绪了。韦后终于想起了棺材里的丈夫。韦后为中宗发丧，昭告天下，李重茂登基即位，改元唐隆。

皇城静极。静得太不寻常，以至这静显得惊悚，似乎下一秒中，这紧绷的静就会爆裂，瞬时变幻出绝大的杀戮。上官婉儿没有忘记，垂拱年间，武则天摄政初期，李唐宗室遭遇的灭顶之灾。一茬一茬的新鲜人头，滚落尘埃，眼珠暴突，空气中血腥味终日弥漫，无所依归的魂灵四处流荡，流放路上的悲号惨绝人寰……去今才过了二十余年而已。不久，当韦后废黜幼帝，临朝亲政时，李家将面临新一轮的清洗。

上官婉儿明白，自己也逃不脱韦后的屠刀。她们已然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贾母与刘姥姥

义：她是小说结构的一根红线，起着引发故事、聚拢人物、调和矛盾的中介作用。现实意义：家长权威，不可抗拒，引导情节的发展方向。阅世意义：生活哲学的见证人，她见证了盛极必衰的家族全史。小说只展开了18年的时光，但她还见证、参与过更久远的贾家兴起的“史前史”，她坚持到了第一一〇回，最后的十回，家亡人散，大势已去，她才撒手不管了。

“四大名著”都有“三”的故事。“三国”有“三气周公瑾”、“西游”有“三调芭蕉扇”、“水浒”有“三打祝家庄”，《红楼梦》也有“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不同的是，前三部的“三”都是一个具体事件的三个阶段，而刘姥姥的“三进”则贯穿全书，她旁证了贾家“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结尾曲子）的全过程，她看似旁观者，其实是主角。她的“三进”之间有较大的时间差，这样可以留出充裕的时间让贾府自我毁灭：“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诗）

刘姥姥一进贾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她的眼睛带领读者了解大族的内在生活细节，尤其是对凤姐有一个直观的、近距离的观察。二进荣国府在第三十九回：“（平儿）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那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坐在那边屋里。”这次来，她有幸见到了贾母，以对比的眼光全方位领受了贾府奢侈的生活。三进贾府是为收拾残局而来。第一一三回，贾母刚过世、凤姐正要离世之时，她前来接受凤姐“托孤”而照顾巧姐。第一一九回她将巧姐接到庄上并为她安排婚姻，报答凤姐的接济之恩：“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

贾母从最高层导演了贾府人生大戏的排场，刘姥姥从最底层看透了大家衰败的过程。这两个人物让《红楼梦》的情节充满逻辑性与观赏性，是天才作家匠心独运的妙果。

诗曰：  
高堂独坐困何为，忍看儿孙末世悲。  
又有荒村刘姥姥，穿针引线补牢迟。